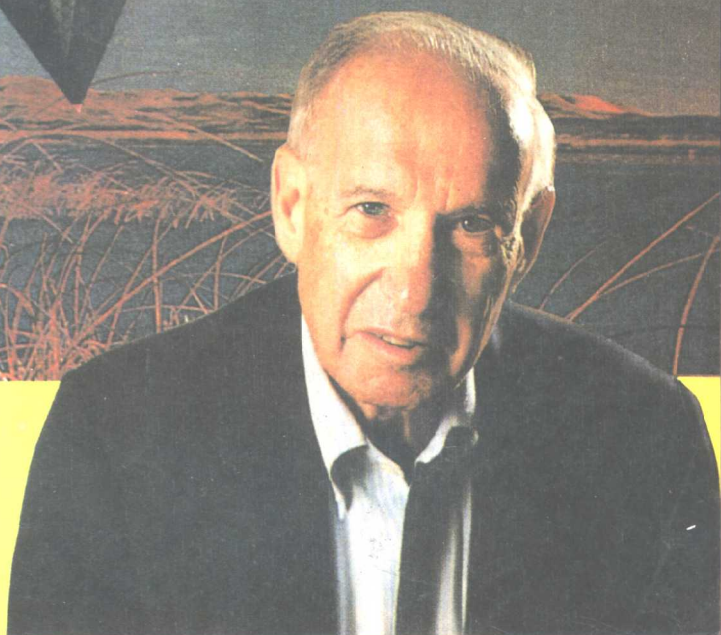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(美) L·R·赖特 著

李志良 李彦雪 李志刚 译

嫌疑犯

● 获美国“爱伦·坡侦破小说大奖”丛书



获美国爱伦·坡侦破小说奖丛书

嫌 疑 犯

〔美〕 L. R. 赖特 著

李志良 李彦雪 李志刚 译

群 众 出 版 社

一九九〇年·北京

嫌 疑 犯

〔美〕 L. R. 赖特 著

李志良 李彦雪 李志刚 译

*

责任编辑：常 河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.5 印张 133 千字

1990 年 9 月第一版 199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014-0581-5/I·165 定价：3.00 元

印数：00001—18000 册

内 容 简 介

一起凶杀案打破了加拿大海滨小镇的宁静。威尔科克斯和卡莱尔本是一对好友，且都年逾花甲。突然有一天，威尔科克斯用书档砸死了卡莱尔。此案调查官卡尔经调查发现，是这两个老人多年的隐秘导致了这场凶杀。接着，卡尔得知死者生前经历非凡，且颇多劣迹恶行，而杀人者威尔科克斯一生清白。这使调查官卡尔深感困惑。他寻踪觅迹，终使真相大白。其结局大出人们意料之外，用英国评论家的话说，“《嫌疑犯》的结局令人震惊，即使是阅历深厚的惊险小说迷，也难免拍案叫绝！”

44E79/06

序 言

冯亦代

埃德加·爱伦·坡在我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，他在美国文学史上被誉为侦探小说之父。坡生于1809年，歿于1849年，短短活了40年。他是美国的诗人、小说家和文艺评论家。他写的诗歌深受英国诗人弥尔顿、拜伦、济慈、雪莱和柯尔律治的影响。他的诗篇《乌鸦》与《乌鸦及其它诗篇》于1845年问世，因内容神秘、词藻华丽与韵律丰富，而被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及马拉梅所钦服。这些诗篇又影响了法国“象征主义”的诗歌。他并以小说家的身份，左右了当时的美国文坛。1840年他出版短篇小说《述异集》（一译《怪谭奇闻故事集》），一举而成为美国哥特式小说和侦探推理小说的首创者。哥特式的小说描写超自然的恐怖、神秘和死亡。他的哥特式小说《厄舍古厦的倒塌》（一译《吴宅之倾倒》）是坡的小说中的压卷之作。他的侦探小说中以《莫格街凶杀案》、《金甲虫》与《被窃的信件》最著名。其写作特点是故事情节怪诞而富于戏剧性，着重细节描写，而且推理的逻辑性极强。有人还认为科幻之形成小说，也是由坡开始的。所以坡虽然只活了40年，而且在1827年才开始以诗歌在美国文坛上崭露头角，但他在世界著名文学家，却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1945年美国侦探小说家协会为纪念爱伦·坡，特组织举行侦探小说等作品的爱伦·坡年度奖，每年授侦探作品大师奖一人，最佳处女作奖一篇，最佳记实文学奖一篇，最

佳短篇小说奖一篇，最佳电影故事片脚本奖一篇，最佳电视剧脚本奖一篇，最佳初版纸面书奖一篇，最佳评论与传记研究奖一篇，最佳少年读物奖一篇，特别奖一篇至二篇。另外还有一些不固定的奖，如广播剧脚本奖，外国电影脚本奖，最佳插图奖等。当然这些得奖的作品都要与侦探推理有关。

“爱伦·坡奖”的获奖作家中，最知名的是英国女作家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。这位女作家的作品，在我国出版界中，曾经刮过一阵风。喜爱侦探推理小说的读者知道的除了写《福尔摩斯侦探案》的英国作家柯南道尔外，在我国负盛名的恐怕就要推克里斯蒂了。这几年虽然她作品的出版已经大大见少，但还是有不少读者念念不忘于她。

惊险、推理小说为通俗文学中不可或缺的品种，在各国拥有大量的读者。但是凶杀、盗窃已成为社会的公害，因此有许多人便归罪于侦探小说。其实我们可以说没有一本或一篇侦探小说是教唆读者去犯罪的，相反他却告诉读者，无论作案的情节十分神秘、离奇、曲折，也总有水落石出的一日，而令罪犯落入法网，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。正如《红楼梦》中的贾瑞，该看风月宝鉴的反面，他却偏要去看正面，于是一命呜呼，真是咎由自取，怨不得人家。而且犯罪的人不一定有那么高的文化，可以看翻译的小说，而成为侦探小说的读者，所以与其使犯罪行为充斥人间，倒不如使他们读读侦探小说，从而得到教训消弭犯罪的行为。当然我说的侦探小说是严肃写来的，那些专门诲淫诲盗的下乘之作，自当别论。再说，犯罪的起因是各种各样的，不一定是读了惊险推理小说的结果。但如果是一本严肃态度的侦探小说，既可为读者消遣之用，还可指引人生迷津，使人悬崖勒马，不

致以身试法。

文学作品和读者是多层次多方面的，我们不能强行使人读一个层次一个方面的作品；可是有了各个层次的作品，读者便可择善而读之。在文学作品的层次中，严肃文学是高档的，而通俗文学则比较普遍为一般读者所接受，两者不能偏废，问题是如何能有档次较低的严肃文学和档次较高的通俗文学。

群众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《获美国爱伦·坡侦破小说奖丛书》，请专人翻译那些历年得奖之作，以补中国通俗文学中的一些空白。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的，他们之为繁荣通俗文学，活跃中国读书界的用心是真诚的。际此出版这套丛书，如能代替或纠正那些充斥于市场的粗劣作品，也许不无小补。爰为序。

1989. 12. 26 听风楼

1

他已老态龙钟。

受到一击后，他即刻倒下，不吭一声。摇椅晃动着发出刺耳的吱嘎声，听凭他倒下。别让摇椅翻倒！乔治下意识地勾住半环形木扶手，挡住了椅背，并用力将摇椅扶起。这一连串的动作出人意料地迅速准确，以致倾斜的摇椅被扶起时竟然只磕了一下硬木抛光地板便竖立起来，轻轻地前后摇摆几下，重归于安稳平静了。

一切都归于宁静，沉寂阳光下的宁静。然而，乔治却感到喧闹与惊恐。他那跳了八十年的心脏里似乎有雷声轰鸣，僵涩的双膝也软弱难支，他全身都在颤抖。

乔治缓慢地向后挪了一步，眼睛却仍然盯着那空荡荡的摇椅。他弯腰坐在另一张软椅上，右手还攥着黄铜书档。

他仰身靠在椅背上，头枕着印花沙发巾。不一会儿，他

直起腰，从衣袋里掏出一块大幅白手绢，铺在槭木咖啡桌上，恰好铺在插着粉红色牡丹花的花瓶旁。他把黄铜书档轻轻放在白手绢上，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开襟绒线衫的袖子上沾有血污。

他重新靠在椅背上，闭紧双眼。此刻他顿感惊异，自己的心竟变得如此平静。他意识到他已挨过了这场惊恐万状的灾难。

卡莱尔的躯体安静地躺着。半边脸埋在地毯里，鲜血已渗进地毯里，但没有流到硬木地板上。

乔治伸手拣起铜书档，这个铜书档是用一节炮弹壳改做的，下端嵌着小铜疙瘩，上端做成一朵花的形状。不过他辨认不出是哪种花。数了数有13朵花瓣，花瓣下还配有两片叶子。

他端详着铜书档——他的武器，若有所思。铜书档约有一英尺长，底端直径约7英寸，上端渐细，顶端不足五英寸。底座有一圈已被腐蚀成锯齿状的环带。他觉得奇怪，书档敲击头骨后竟然毫无损坏的痕迹，也许是人老后头骨变松脆了？！他下意识地抬起右手，小心翼翼地摸摸自己的头顶。地上留着血污，还有纸屑等其它的东西，也许是流出的脑浆，乔治暗自思忖，随手把书档放到手绢上。

他本来并不喜欢这死一样的寂寞，不过倒也是一种解脱，就象卡莱尔的死亡是解脱一样。

乔治心想，警察大概要马上把他拷走，而且谋杀犯是不能保释的。他并不想替自己辩解，因为那也无济于事。

他对监狱很好奇。警察也许会把关进一所新型监狱，住个象样的房间而不是囚牢，那里不仅能读书，还能吃上不

失体面的饭菜。他暗自点头，越来越相信警察不会把他这把年纪的人投进戒备森严的牢房。坐牢，这也许是种很有趣的经历，尽管那里没有花园。

他发现衣襟上也溅上一些血，这本应令他作呕和惊慌，可是他并非如此，反而异常平静。

他记起了女儿卡罗尔小时候曾问自己，爸爸是否坐过牢，他一口否认了，不过这个问题曾使他震惊。女儿对他的回答很失望，因为她不知从哪儿听到男人早晚都要坐牢。乔治为这次谈话好长时间感到意外和不安。此刻，他在设想长大成人的女儿会怎样看待他的被捕入狱，他不敢想下去。他深知自己是罪有应得，可女儿卡罗尔是无辜的，往后的闲言碎语会毁掉她。

阳光重新又射进卡莱尔的起居室，但是他的尸体却依然躺在地上。乔治此刻感到了永恒的意义。他知道，阳光将继续以同样的角度射进室内，地球仍将不停地运行。

乔治依然半卧在躺椅上，两手放在膝头，在阳光下呆呆地望着光线。摇椅和屋子的另一侧满是中国藏书用的高高的书柜。房间里没有恐怖，只有和煦的阳光与地板反射的光。显然，谋杀已成过去，连乔治本人也若无其事起来。这是多么不协调，应该有人来判明是非。然而，只有催眠的阳光射进来，一视同仁地洒在卡莱尔僵死的躯体上，洒在摇椅上，洒在桌子一端的黄铜底座台灯上，洒在乔治垂在膝头的双手上。

卡莱尔死了。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他的悄然无息证明了这一点。

乔治面无表情地环顾四周，依然默默地坐着，似乎在捕

捉着什么思绪。但是他一无所获，他头脑里一片空白，既无悔恨又无得意。

他回想杀人的片刻，清楚地记得每秒钟的情景，可这些肢离破碎的记忆却不能形成完整的感受。

他不该来这里。他已经几个月没到这座房子来了，他今天真的不该来。

他记不清卡莱尔说了哪些相劝的话，也记不清是怎样走来的，但他记得到这里的情景。前门半开，这是卡莱尔的习惯，他总是开着门窗，似乎在引狼入室。他驾车外出，也总是不锁车门，不拔打火钥匙。不过他从未遭到过偷盗，对此他逢人便讲。“从未遭劫，”他得意地宣称，“从来没有。相信别人，这是我的信条。”说这话时，他总是眨眨左眼，也许是在告诉人们他在开玩笑。

乔治坐在饰花躺椅上默想：从未遭劫，这回却遭了谋杀。

卡莱尔当时在摇椅上，透过窗子遥望大海，枯燥无味地絮叨着，乔治曾竭力劝阻他，并想尽办法，可是卡莱尔挥挥手，摇摇头，继续侃侃而谈。

乔治稍一分神，卡莱尔便说道：“我在谈你的妹妹，乔治，你的家庭。”他冲他咧嘴一笑，“恭敬一点，乔治，别走神。”

正是这嘲弄和诡秘的微笑使乔治心中不快。

卡莱尔转向窗子，又开始高谈阔论。乔治站在他身后，大声喊着叫他闭嘴，可卡莱尔仍在喋喋不休，他的声音听起来单调乏味。他也不听劝阻，没完没了地讲着糟透了的往事。这时乔治已经怒容满面，他瞄准书柜上并排放着的一对

铜书档。

乔治缓缓移近书柜，右手抓起一个书档，转过身来，又悄悄接近卡莱尔。此刻，卡莱尔望着窗外说得正欢。忽然间好像听到警报，卡莱尔转过头来，他的左手抓着摇椅的木扶手，但铜管书档已开始落下来，就在乔治闭紧双眼前的一刹那，也就在凶器砸在卡莱尔头上的一瞬间，乔治看见卡莱尔眼里充满恐惧。这眼神他似曾相识，记不起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过，也不记得卡莱尔为什么事曾如此恐惧过。只有问卡莱尔了，不过已为时太晚。

铜管砸头骨的声音同乔治以前听过的所有声音都不一样。有一次乔治正从汽车后座上搬卸买来的杂货，不知谁把一个棒球打过来，落在混凝土公路上。那声音与砸头骨有些类似。

乔治叹口气，理了一下头发，渴望哭上一场。

他想回家，因为他还没有做好锒铛入狱的准备。他太疲惫了，无力回答别人的质问也无法向自己的律师陈述。他的律师还没受理过比立遗嘱和房地产交易更复杂的业务，现在，却要为一个谋杀犯辩护了。乔治需要时间休息，也需要时间做准备。

当乔治静下来仔细盘算时，他越发觉得去警察署自首没有必要，这样做太愚蠢。他们若能抓住他，那很好，他束手以待决不逃跑，他将毫不抱怨也不失体面地走上审判台，去坐监牢，但自投罗网却完全没必要。

另外，他还认为，人总是要自卫的。那个胡言乱语的卡莱尔讲了许多乔治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的事，企图以此刺伤他的心，乔治认为，卡莱尔也应该忏悔。

乔治从软椅上挣扎起来，心想，今天穿着深蓝色毛衣总算幸运，不然的话，溅上的血迹将不言自明。

他挪动着两条沉重的腿走进厨房。厨房的洗涤槽里放着一条用塑料袋装着的鲑鱼。看着卡莱尔这顿不能再受用的美餐，乔治无动于衷。他在抽屉里翻来找去，找出几个大号纸袋。他把两个书档放进一个纸袋里。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两个书档都带走，反正他这样做了。他把染上卡莱尔鲜血的手绢放进裤子后兜，然后拖着双腿心惊胆战地移近卡莱尔的尸体。他并未靠得很近，因为他想尽可能地少看卡莱尔的头。

卡莱尔双目圆睁。乔治的心不禁拧成一团，痛苦地抽搐着。此刻他竟有一种感觉，认为卡莱尔还一息尚存，他开始有了一点罪恶的解脱感。他提醒自己，我该离开这里，马上离开。要在他能开口说话或攻击自己之前离开。

当然，卡莱尔的确魂归西天了。尽管他双目圆睁，仿佛在盯着摇椅背后墙上的温度计出神。

乔治缓步走出门厅，一只胳膊夹着装书档的纸袋。书档的重量坠得他的脊背略显弯曲。他推开前门，他进来时才把这门关上的。

外面没有丝毫变化。房子后面海波轻轻涌上海滩，前门两侧窗下的花圃里雏菊与金盏花上，蜜蜂唱着自己的歌。乔治闹不清自己在屋子里呆了多久，好象没有他觉得的那么长。

他踏上水泥台阶，随手关上门。转过身，他用手摸了摸栽在花盆里散发着柠檬清香的天竺葵。他踏上砾石小路，穿过月桂树的篱墙，向自己的家走去。他的家距卡莱尔的房子

仅隔半英里。

乔治洗净黄铜书档上的血污，放在窗台上，换了衣服，烧水沏茶。突然，他想到了卡莱尔那只该死的鸚鵡。

2

在温哥华正北方，有一条宽10英里的蓝色海峡，叫鹤鸣峡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大陆向西突出，同时又向北延伸约1000英里。这里海岸线错综复杂，有数不清的海湾和海峡，岛屿也星罗棋布。285英里长的温哥华岛面对着太平洋。

横贯加拿大的一号公路在鹤鸣峡的马掌湾处终止。渡船由此驶向塞彻特半岛，也就是进入阳光海岸的唯一途径。

阳光海岸位于45英里长的海岸的最南部。这段海岸分布着几个小镇和村庄。它们是朗德尔、格兰特兰丁、吉博森、罗伯茨谷、威尔逊谷、塞尔玛园、塞彻特、半月湾、幽湾、马德拉园、花园湾、欧文地和伯爵湾。

吉博森地处最南端，人口3000，以第一位白人定居者的名字命名。塞彻特是个只有1000人的小村庄，村名源自印第安语，有人说意思是“躲避海风之地”。塞彻特正好居于阳光海岸中央，是为周围几千位居民服务的中心。

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这部分地区，每年要比加拿大的大多数地区接受更多阳光，平均说来全年要多500多小时。这里冬季气候也十分温和，当地的植物在加拿大其他地区是无法生长的。象杏树、无花果树，还有棕榈树都是如此。

这里只有一条双线主干公路，沿着海岸，延伸80英里。

尽管这里交通不大方便，但夏天还是挤满了游客。到这里来有定时的游船，可一旦到达，便要在海边公路上耗费时间了，因为狭窄的公路不仅弯弯曲曲，还高低起伏。

阳光海岸的生活节奏明显地比温哥华缓慢，人们都在海边消磨着时光。

海边森林挺拔高耸，低矮的树丛也青翠繁茂，葱绿与蓝色的海水相接，有的地方则被宽阔的沙滩分开。被辟作花园的土地肥沃又富饶，园子里果实累累，时常引来林中的野兽。海里盛产鲑鱼、鳟鱼、牡蛎和蛤肉，海边还有小獺，以及成千上万只美丽的海鸥和鸕鶿。这里至今还流传着印第安人的传说，海盗的故事以及开拓者们的遗迹。

当地的警察归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统辖。驻扎在吉博森和塞彻特的是分遣队。不过也只有交通事故、毁坏文物、小窃贼和醉汉们闹闹事而已。

凶杀案在这里真可谓百年不遇。

3

乔治一边沏茶，脑子里一边翻腾着怪念头：卡莱尔的尸体在一点点腐烂，近旁的一只绿鸟嘶哑着嗓子不停地在笼子里叫，已经饿得半死。

他知道，这些念头无疑是荒唐而又可笑。在塞彻特，不会有人在自己家腐烂发臭而无人知晓，因为这里的人们彼此

间过从甚密。

可是，假如万一这次例外呢？他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。

乔治无法排遣地思考着眼下的处境。6月初的阳光海岸气候干燥温暖，也许在入狱之前能赶上乌云避日的坏天气。看来这是他作为自由人的最后一个夏天了。他并不幻想有别的结局，他知道，警察迟早要来抓他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渴望能在自家花园里享受金秋的乐趣。

他倒了杯茶，坐在皮椅上，琢磨着卡莱尔的那只鸚鵡。

在卡莱尔死前，乔治很少去看他，而且有意躲避他。然而，塞彻特毕竟是块小地方，他不可能真的避而不见，所以他也多少知道一些这只鸚鵡的事。鸟的名字叫汤姆，卡莱尔对它十分溺爱。乔治在屋子里动手时这鸟却一反常态即没说话也没骚动。准是笼子被罩住了。乔治听说过，这样可以使鸚鵡不吵闹，也许卡莱尔把它放在另一个房间了，可不管怎么说，那只该死的鸚鵡总是呆在什么地方吧。尽管乔治不喜欢这玩艺儿，可他不愿让它饿死。

它死不了。乔治一边呷茶，一边安慰自己。也许卡莱尔出事那天下午同别人有约会，他一旦不赴约，朋友肯定会登门寻访。人到了垂暮之年，总会有人来探询安危。当来访者见你依然健在时，他们的声音和脸色也不知是放心还是失望。乔治的这些经验是在去医院探望耄耋之年的亲友时得到的。

不喂食不给水鸚鵡到底能活多久？乔治心里没底。也许在他进屋之前，卡莱尔刚喂过鸚鵡？也许没有。现在大概是给它开饭的时间了。那鸚鵡绝不会因为被布蒙住就对饥渴沉默不语。

乔治注视着窗外的花园和大海，凝神细想。他认为应该回去看看那鹦鹉，除非有心让它饿死。他想去揭开鸟笼外的罩布，然后悄悄溜走，但愿那鸟的刺耳的吵闹声穿出房屋，越过月桂树篱墙，惊动卡莱尔的邻居们。

既使能找到鸟食，让它吃饱喝足，乔治也还是希望鹦鹉把自己的处境告诉邻居，不然的话，当皇家骑警到达的时候，发现的将是一具尸体外加一只死鸟。

过了一会儿，乔治站起来拨通了卡莱尔家的电话，希望警察已在那里勘察现场，可是没人回话。瞬息之间，他甚至期待死去的卡莱尔拾起话筒，开个玩笑，喘着粗气地骂骂咧咧。电话铃声一遍遍地响着，乔治构想着卡莱尔睁开双眼盯住电话，抬起被敲碎的脑袋，软弱无力的两手弯曲地撑着身体，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。乔治甚至能听见他又开始喘粗气，拖着身子慢腾腾地向厨房的电话挪去，继续他俩之间中断了的谈话。

乔治猛然挂上了电话。响了十几声长音也没有人回话。

当然，还有一种抉择，那就是回到卡莱尔的家，装做发现了尸体。这显然是向警察说谎，乔治本不打算这样做，杀了人再说谎是愚蠢之举，但他又想，隐匿犯罪真相，也许不会加重量刑，但发现尸体是能让他摆脱焦虑不安心境的最佳办法。

他不得不把午睡推迟个把钟头。都是为了那只轻佻讨厌的突眼鹦鹉，他决定回去看看。

乔治走进卧室，把沾上血污的毛衣和手绢塞进一只绿色塑料垃圾袋里，又把厨房垃圾倒在上面，又用绳把袋口扎